

高风◎著



帝国的**衰落**

DIGUO DE SHUAILUO

7

知识产权出版社

K2
2



帝国的衰落

高风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对“民族帝国”的衰落展开论述,反对“独断的因果论”;在“民族帝国”衰落的历史中,不存在自盛而衰的内在结构,但维持“衰”的结构因却存在;本书不用欧洲文明的内在结构和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差异解释历史,不强求一种结构因,并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答。

责任编辑:赵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衰落/高风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47-626-4

I. 帝… II. 高…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5742号

帝国的衰落

高 风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93

责任编辑:010-82000860 转 8127

责任编辑:jyb.999@163.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6.5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40千字

定 价:20.00元

ISBN 978-7-80247-626-4/K·052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结构的变化 | 1 |
| 第一节 社会结构与历史..... | 1 |
| 第二节 原因与建构过程 | 31 |
| 第三节 两个重要的名词解释 | 37 |
| 第二章 信仰与帝国的团结 | 41 |
| 第一节 帝国形成的条件 | 41 |
| 第二节 权威—信仰结构 | 46 |
| 第三节 权威、信仰的角度理解..... | 49 |
| 第四节 失去权威的过程 | 52 |
| 第五节 “权威—信仰结构”崩溃的后果 | 57 |
| 第六节 没有权威的统治 | 59 |
| 第七节 小结 | 61 |
| 第三章 分析帝国衰落的原因 | 63 |
| 第一节 腐败与制度相关的原因 | 64 |
| 第二节 人性相关的个体主义理论和文化、风气、宗教 | 73 |
| 第三节 其他原因 | 86 |
| 第四节 综合分析：“原因”自身的问题 | 90 |

| | |
|---------------------------------|-----|
| 第四章 中国的帝国史 | 96 |
| 第一节 中国帝国史的划分 | 96 |
| 第二节 中古帝国 | 97 |
| 第三节 近古帝国 | 117 |
| 第四节 辽、金、元 | 151 |
| 第五节 明朝 | 152 |
| 第六节 近代之衰 | 155 |
| | |
| 第五章 西方文明的崛起 | 158 |
| 第一节 技术范式、发明与文化 | 159 |
| 第二节 反驳希腊哲学的促进与中国文化的阻碍 | 177 |
| 第三节 儒家思想的决定力量是道德还是科学技术 | 186 |
| 第四节 创造性的问题 | 190 |
| 第五节 资本主义 | 193 |
| 第六节 政治制度的问题 | 196 |
| 第七节 总结 | 200 |

第一章 结构的变化

第一节 社会结构与历史

帝国的衰落,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帝国由盛而衰的社会结构变迁,所以本书从社会结构的问题开始论述。

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任何事情都是偶然的,就没有社会学了;社会结构也是变化的,在不同地区和时代有所差异,否则人就“不能意识到”社会结构。以个体角度考虑,人们每天的行为都是预测结果最好、最习惯、最乐意去做的,人们的行为和预测参与构造了社会结构。

笔者赞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应将结构和行为作为形而上的二元论看待,而应该认识到结构的二重性。吉登斯指出:“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他们以‘系统性’的形式。……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空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

帝国的衰落

“社会结构既被人类行动建构,而且同时也是这一建构的真正媒介。”笔者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主要受吉登斯开创的结构化理论的影响。

一、社会结构特点

社会结构中各个因素互相影响,观念、生产力、信仰、生活习惯、地理、制度、权力体系、规则、族群、军事集团、物质资源等,就像建筑中各种材料一样组成了社会结构。这样定义的意思并不是指它们各自是独立的实体,如生产力、制度、信仰、规则、民族都必须以观念作基础,可以归类的事物可能有交集,或者在不同的层面而做不同的归类。各个能够用“宏观语言描述的事物”都是结构的因素。

任何一种社会的实体都意味着“建构过程”,结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都可以用“什么导致什么和什么决定什么”的逻辑。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进化史中,如果有准确的方法确定一种生物是“鸡”,根据突变原理,那么第一只鸡的父母一定是进化为鸡以前的某种鸟类,它孵出后才是第一只鸡,也就是说先有蛋后有鸡,但是这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在社会结构的讨论中形式逻辑会问“制度决定人心还是人心决定制度”,诸如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什么决定什么”只是社会结构中某些因素的属性。

人的行为参与构造了社会,但以人性或人的观念解释社会结构却是错误的。单纯以个人的角度解释社会的人犯了

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错误。当代学者普遍认为事物的微观属性不能说明由它构成的宏观事物的属性,宏观属性不能还原为微观属性,还原化约的思想被称为还原主义。

还原主义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成立的,构成宏观结构或事物的“不是”微观事物,而是微观事物整体的时空活动或结构。社会是个体在实践中或历史中建构而成的,而不是把一群个体“放”在一起构成。社会结构包括已经形成的各种观念、利益、历史记忆、政治结构,而不只是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宏观事物如果是微观事物简单地“放在一起”,那还原主义才有意义,如物质结晶的形状由微观分子的结构决定。不同的人观念不同、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就像以原子属性不能解释缤纷的物质世界一样,人性也不能解释社会。

例如,人有嫉妒、贪婪、爱面子、怯懦、仁爱、残忍等个体属性,没有社会背景而将人放在一起时,他们甚至彼此无法用语言交流。因此个人进入社会首先要通过与他人互动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偶然的性格差异就可决定他们关系的不同。如果三个人放在一起,哪两个人首先认识也可以决定结构,可能的情况是首先认识的两人由于性格和偶然的事件,彼此成为主仆,懦弱的一方完全听命于强硬的一方,然后合伙一起欺压第三人,这时三个人形成了专制主义社会,社会的属性才有了意义,社会不是由个人放在一起组成的,而是人们自历史而来的建构过程构造的。其中,两个人首先认识等偶然事件建构了未来结构,人性无法决定三人形成的社会

帝国的衰落

事实。三人社会中,换一种偶然组合,两个强硬的人首先认识,那么形成互相尊重的情况,第三人加入时延续原来的氛围,三人最终形成了一个民主社会。

人出生于社会系统之中,原来的结构已经存在,一个人出生于某阶层的家中,他逐渐进入某个权力体系,他的工作就是权力体系中的一环,如他成为警察,其他人慑于此结构,安分地生活在结构当中。所有人的行为在此结构中,而不能突破结构。三人社会的例子中,那些建构权力结构的过程称为“建构过程”。可以说,社会结构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行动时整体的宏观系统。宏观事物是微观事物历史性地建构而来,建构过程中依赖微观事物属性,但不是微观事物属性决定的。人的生物属性,如各种欲望、个性、能力,在社会中处处可见,但文化、国家、国际体系、制度、政府这些宏观事物,虽然依赖人的属性,但不能用人的属性推导出来。

人的普遍性与社会中的普遍性是不同的,人的属性是普遍主义的属性,“人性”两字包含的意思是多数人的本性,我们不能以精神病人的性格讨论人性。但以经验看,构造社会的过程中,则是由奇迹、极端的事件引起,如国家、帝国、工业革命的形成等。

亚历山大·温特对“微观层次结构”和“宏观层次结构”进行了区分,笔者在此引用其观点:微观层次结构,例如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可以对具体事件、行为解释,但依然不能解释社会。社会的构造过程中,人们甚至刻意去规定许多避

免“囚徒困境”的规则。不过“宏观结构需要以微观结构作为基础”（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页），结构层次的不同，并不妨碍两者对社会学的重要意义。社会中任何两个人相处时的行为都可能符合博弈论，每个人都懂得理性选择，即使抛除人的亲情等反博弈的人性，社会现象依然没有被决定，每个人的“位置”（包括身份、地位、职位和其他人的关系等）都是偶然的歷史中建构而来的，这一点永远不能被个体属性决定。结构化理论强调个人行为的后果总是有“有意图行动的未预期后果”，以个体角度不能理解他们的未预期后果，整体社会结构包括了个体的未预期后果。除了部落这种进化而保留社会事物以外，所有宏观的社会现象都是建构来的。即使如此，也不能用“人性决定部落的群居形式”，群居是人进化成为人以前就存在的，人进化过程中保留了群居的属性，但不存在因人的本性决定群居的问题。

微观事物理论好似量子力学，宏观理论则为生物化学，更宏大的宏观理论则是生物学、进化论，而古生物学则是历史学。

亚历山大·温特引用涂尔干的理论认为，“集体知识”只在社会层面上存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知识。这都是对还原主义的否定。我们据此可以对还原论的其他事例进行反驳，政治学不能还原为心理学，因个人所在的团体的历史、文化、当下的利益等才能在宏观上看来是政治问题，虽依赖心理但

帝国的衰落

不能由心理状态决定。心理学不能还原为神经学,因心理状态是自人出生时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本能的错综复杂的交互而形成,塑造性格的记忆成分,是历史经历构造的,神经学不能决定心理状态。还原论的错误还在于用微观属性推论宏观结构的个体主义错误,如用人性、观念推论政治、历史进程。在讨论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有许多还原主义是错误的,例如将集体军事力量的孱弱归结为个体的懦弱和不团结的国民性。

二、结构与历史

(一) 结构因

结构某个因素作为制约、促进力量时,用“结构因”三字表示此因素。

人们在繁杂的社会中抽象出结构后,社会变得容易理解。最复杂的结构就是以人与人独立存在,最简单的结构是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在结构之中。考虑两个极端情况:最复杂结构下,所有的人独立存在时,个人的任何变动都在改变结构;最简单结构下,人们所有的变动都在结构内并且继续构造着原有的结构。实际社会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多数行为或事件可以纳入结构或结构的互动,少数则完全改变结构。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偶然出现一个英雄或败类,以一个人的选择改变结构或结构走向。

一般而言,一群人在实践中表现的共同的作用力属于结

构因。在最复杂结构中,任何“个体行为”都是“结构因”,他们能产生结构改变的后果,几个人的互动就是结构互动。人类社会在结构上不可能是极大的复杂,在各种结构因素中,政治单位、民族单位和信仰单位最为常见。在不同的政治单位和信仰单位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单位和信仰单位有将人类的个体行为控制在结构范围内的能力,不过,政治单位的首领可以一人之力改变历史,信仰则是开创者自主创立的。政治单位的首领的决策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集体的决策,可以算作结构因。在民主国家,由于首领决策是民意体现,所以他的抉择很大意义上是群体的抉择。

结构因可以在“结构分析的命题”和“历史概述的命题”中使用,在史学、社会学著作中,这种区别是模糊的。

(二) 两种结构分析

1. 结构中的各部分对其他部分的制约,或者对历史、事件的影响,是人们使用最多的命题,也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问题。

结构中各个部分并非都是指两种“并列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分析必须借助归纳的词汇,如观念、信仰、制度、政治单位、民族等,学者常把它们作为不同的事物,然后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用生产力解释制度、信仰,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经济发展,凡此种种“什么决定什么”,“什么随什么而改变”,“什么对什么产生影响”……都属于对结构关系的分析。

帝国的衰落

2. 结构中的某个因素的趋势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趋势是“结构的因素”也是“结构的改变”。

在对复杂结构互动的分析中,使用此两种基本的结构分析可表达更为复杂的问题。结构分析不能对历史有确定性的解释,可以“解释”不意味着“必然性”。结构的因素之间并非都有确定的“作用力”,但一个变化后,间接地也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如生产力和艺术。笔者用“状态结构因”和“趋势结构因”表述两种结构分析中的结构因。一种结构的各种结构因表现出了结构整体的取向和制约,它们是“结构的原理”。

“社会结构的构成”、“历史”和“结构变迁”,不是“结构分析”能够完满解释的,三者的“建构过程”存在“复杂结构互动”(或结构复杂的互动),互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各因素的属性”相关,也和“偶然事件”相关,在各种结构因互相作用、互相构成、互相渗透中前行。“状态结构因”和“趋势结构因”在长期历史中必须从复杂结构互动的角度理解,后面的“历史—结构图”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结构互动”之复杂,并不是社会结构有相对其他事物的“复杂”属性,而是人类语言条理化、概括化与客观事实的矛盾。所谓“互动”,指“可以抽象出的结构因素”的互相作用,理论总是先抽象各种因素,然后用“舒适、符合自然”的逻辑解释各因素的关系。当这些词汇、逻辑不能“清晰”、“顺当”、“顺心”的论述社会时,人们就主观认为社会是“复杂的”。

(三) 结构分析与历史概述

社会学家们认为结构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有意义,对结构的分析、描述和对历史的概述有时是共通的,在不共通的情况下则容易被混淆。

结构分析的语句和历史叙述的语句类似,并且历史概述常常包含结构分析语句,但需要区别它们的不同。“实际是怎样”是历史,结构分析总是有“应该怎样”的判断,“应然”是社会学研究的一定结构中的“取向”,或者说结构各因素趋势、互动的取向。由于偶然的决定意义,实际上“应然”也不是确定的,或者有相对的确定性,如几股军阀的斗争中,不能确定最终胜利者,但大致可以确定胜利者一定是这几个军阀中的一个,为讨论方便,笔者先假设结构的“应然”确定了,如军阀中有一家军事力量强大,此方“应该”胜利,三国里的曹操势力,就是此种情况。

在假设结构的“应然”确定后,依然不能决定“实然”,这是因为:第一,“既促进又限制”的情况也属于“应然”,这种情况偶然能决定事态的发展;第二,“实然”可能是在与“应然”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三,对一些事件来说,社会结构还有“不促进也不限制”或者说“不涉及”的意义,相对这种事件,结构的取向没有意义。多数时代和文明中,社会结构不涉及“科学”,如伊斯兰教创立前的中东地区的结构是既没有限制新宗教的产生,也不鼓励新宗教的创立。不涉及的情况,结构只提供了一些条件,这种条件不是“原因”,否则可以将“人的

帝国的衰落

存在”作为社会的“原因”。只有在偶然事件发生后,才能说结构相对于什么是“不涉及”的。

“应然”是社会结构的“应然”,不是“历史”的“应然”,即使结构中的因素长期有效,“历史”也没有“应然”。社会结构本身已考虑了“时间”,在“进程”中才能有“结构”,不过,讨论结构问题时可以将“进程”悬置起来。

在肯定社会结构的“相对确定性”后,能否像一些理论认为的那样,“虽然历史中的细节没有精确性,但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生产力、观念这些‘重要的、根本的’因素都是确定的”,这种理论“貌似”正确,这是因为,第一,它把历史事实当作历史理论,然后说到“总结了规律”,“历史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第二,近代在“技术范式”(第五章将提到)转变后,生产力开始了迅速发展的趋势,最终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这是事实,但技术范式的转变是偶然的,人们偶然发现了毒品可以成瘾后,毒品贸易迅速发展;偶然发明了围棋后,围棋开始迅速普及,由此是否可以说“围棋”和“毒品”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和规律?制度、生产力的改变正因为影响过大,所以会说它们是历史中可以确定的,而其他人类的文化现象不是确定的,那如何区别这种不同?用形而上学吗?凭什么不能说“毒品贸易”将成为人类恒久不变的主题,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过是人类十万年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理论中的“确定性”都会得出相对确定性,实际上“结构因”的意思就是“结构上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一

定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结构下的,不是“形而上的本质”,现实结构都是建构而来的。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应然”是在不断改变的,因为结构在不断改变。根据长期历史的“实然”不能推导出某种“历史变迁的原理或应然”。在短暂的时间和局域中,原理有正确的地方,并且处处都显示出各种作用。解释历史时,应将结构的取向和偶然结合才能理解历史。

结构分析的命题可以概括“实然”的历史,但暗含着“应然”,一旦历史不按“应然”发生,就不能用结构分析式的语言。通常在历史概述中,或者对“实然”的描述中,充满了结构分析类命题,但如果有人强调事实是结构因的必然,则是错误的。

对结构互动的分析可以在“部分情况下”正确地解释某段历史,也可以正确概述历史,例如,“拥有先进装备的欧洲人几乎征服了世界”。这句话可以概括 20 世纪以前的历史,同时又将这段历史做了原因的分析,即先进装备拥有落后地区无法企及的力量。用结构分析概述历史时,经常发生分析错误,需要辨别真伪。如英国人曾经将侵略和奴役他人的历史说成是引导其他民族走向文明的过程。

结构分析式的概述历史,必须是一段历史,即从欧洲人有了先进装备到他们征服了世界,而得到先进装备以前的则不去叙述,因为结构分析的概述只能是简单的因果性分析。一种长期的,不能以一种主导结构因分析的历史,不能做简

帝国的衰落

单的结构分析式的历史概述。结构下某类事件的发生概率较高,不过只在时段内的、局部存在的,而且只是没有偶然事件发生的时候存在,一旦偶然介入,连局部都失去必然性了。那些成功地用结构分析作为历史概述的,都是在某一个区域、某一段时期的历史。“限定”时间和区域才能使结构因可以解释历史,结构性的因果分析也用来解释“没有出轨的”、“能解释”的历史事件。

帝国的衰落史是复杂结构变化的历史,对历史的概述、各个阶段结构的分析,以及各个阶段之间结构偶然的变化,三者都必须论述清楚。

(四) 社会结构的原理

结构下的原理只能适用于特定结构,并且失去了决定性意义。建构结构的确定性“原理”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没有结构变迁的“原理”。新教伦理本身是规则或结构,但规则变化后,如人们不再信教,则此原理就没有意义。事实上长期历史结构都在改变。历史中处处有结构的改变,所以处处有与结构对应的原理的改变。长期历史没有原理,短期历史的原理就是结构的原理。

在帝国衰落原因的讨论中将提到,“强官权主义制度”有利于长久的边防稳固,这是一种结构的原理或取向,但在君臣不信任和没有权威信仰的社会结构下,“强官权主义制度”又导致叛乱,所以许多帝王选择不利于抵御蛮族入侵的“弱官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和国防的关系是“社会科学”,具